

汉语中的自由间接引语

Hagenaar, Elly

中里見, 敬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 : 助教授 : 中国文学

<https://doi.org/10.15017/6475>

出版情報 : 言語科学. 37, pp.97-104, 2002-03-04.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言語研究会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Translated from Hagenaar, Elly, 'Free indirect Speech in Chinese' published in
Reported Speech, edited by Theo A. J. M. Janssen and Wim van der Wurff,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p. 289-298,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nd the author.

(翻譯) 汉语中的自由间接引语

Elly Hagenaar 著 · 中里见 敬译

Free Indirect Speech in Chinese

Elly Hagenaar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Satoshi Nakazatomi

言 語 科 学

第 37 号

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語文化研究院言語研究会

2002

汉语中的自由间接引语

Elly Hagedaarn 著，中里见敬译

【说明】

本译文是由 Theo A. J. M. Janssen and Wim van der Wurff ed., *Reported Speech: Forms and Function of the Verb*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中的第四章 Elly Hagedaarn, "Free Indirect Speech in Chinese" 翻译过来的。

关于西欧语言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自二十世纪初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但对汉语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不但在语言学方面没有得到十分的重视，在文学方面也很少有人问津。译者认为：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Elly Hagedaarn (已退休) 写的此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汉语自由间接引语的特点，可以作为我们今后讨论该问题的共同出发点。

Hagedaarn 教授还有专著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eiden: Centre of Non-Western Studies, Leiden University, 1992)，从文学角度探讨了自由间接引语。

在日本，有关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文献目录有：保坂宗重、铃木康志编《体验语法(自由间接语法)文献一览——わが国における体验语法研究——》(水户：茨城大学教养部，1993)。关于日本对汉语自由间接引语的研究目录有：中里见敬《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语自由间接语法研究(文献目录)》(http://www.rc.kyushu-u.ac.jp/~naka/free_indirect.htm)。

原著者 Hagedaarn 教授和出版社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均对此译文的发表给予许可。原书编者 Wim van der Wurff 教授帮助我多方联络。在翻译过程中，名古屋工业大学铃木康志教授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同时还得到了九州大学石汝杰教授、南京大学高级进修生上原尉暢先生以及衣承敏女士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1. 引言

在印欧语系语言中，鉴别一个独立的句子是否自由间接引语时，动词时态起着决定性作用。譬如下面的例句：

- (1) Flowers? Yes, flowers, since he did not trust his taste in gold...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p.124)

现代汉语最令人惊叹的特点之一就是动态(aspect)占绝对优势，而缺少相当于动词时态(tense)的成分这一现象。因而便会产生这种疑问：汉语的自由间接引语究竟靠什么标志来识别？本文将从语言学观点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这一研究是我

在以诗学（美学）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进行的。

首先我想扼要地论述一下时态体系和动态体系之差别，然后采用 Doležel (1973)对自由间接引语标志的分析，说明鉴别汉语自由间接引语时的一些问题。

2. 动态

汉语动态是由动词后接特定助词而形成的。比如表示进行、持续的动态用“着”来标志。请看下面句子：^{原注}

(2) 这包厢的其它铺位依然空着。

The other berths in the compartment were still empty.

(3) 在没人的地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What fun is/was it living where there are no people?

汉语中还有表示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了”，如例(4)：

(4) 几小时前天就黑了。

It had/has already been dark for a few hours.

助词“了”不仅用来作为表示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而且还兼有其它功能。

关于时态与动态体系的关系，俄语方面已有相当的研究，因为俄语是把这两个体系结合起来的一种语言。Roman Jakobson (1971: 134)把时态和动态的主要区别与 Jespersen (1922: 123)提出的 shifters 这一概念结合起来。Shifter 是语言学范畴之一，它直接指示叙述行为或叙述行为的参加者。一个叙事文本有包括叙述者层次和人物层次在内的几个不同层次的叙述，shifters 为将一个层次转换成另一个层次提供手段，而 non-shifters 只能在同一个层次上使用。

Jakobson (1971: 136)认为：时态属于 shifters 范畴之内；动态则归于 non-shifter。换言之，动态只描述被叙述的事情，而不管叙述行为，即引用行为。如例(4)，句末的助词“了”表示事态出现变化，夜幕降临，说明日暮天黑这一现象完成在特指的时间，即“几小时前”。但它并不描述引用（叙述）的时间。

在汉语叙事文本中，动态对于鉴别叙事时态的过去时和现在时并不发挥作用。如例(2)，英译采用过去时完全是依靠上下文。因此，故事开头的^{原注}时间指示经常是

原注) 例句摘自冯骥才的短篇小说《感谢生活》(1985年)以及施蛰存的短篇小说《春阳》(1933年)。完整段落见附录。

不明确的，以例(2)(3)(4)开头的小说正是这样。读者翻看几页后，才发现这篇小说的时间框架有多么复杂。在小说开头描述的火车上，叙述者见到一个人，这个人给叙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叙述者日后又把这个故事转述到自己的小说中。叙述者在一个很短的段落中表明：“为了他的安全，我一直靠记忆把它保存心中。只有在今天才能如实地写在纸上。”以此说明这部作品复杂的时间框架。

3. 自由间接引语

动词形态无法标出叙事时态，这对汉语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有所影响。欧洲语言中最简明的形式——过去时的动词和指示未来的时间副词的结合——在汉语中是完全不可能的。Käte Hamburger (1968: 65)的古典性例句 *Morgen war Weihnachten* (“Tomorrow was Christmas” [明天是圣诞节]) 在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句子。动词时态在自由间接引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可能被动态所代替。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缺少动词时态对于鉴别自由间接引语有什么样的影响？

时态和动态的差别所带来的影响与多种叙述层次的存在有关。自由间接引语中存在着不同的叙述层次的混合。Wolf Schmid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中对此现象使用了“文本干涉”这一术语(1973: 45)。他说：叙事文本包括两个因素；叙述者的文本及作品中人物的文本。这两个因素可以根据相应文本片断的来源分辨出来。出现文本干涉时，两个因素混在一个语片中。因为自由间接引语是文本干涉的一种形式，所以它同时兼有两者的特征：有些特征属于叙述者的文本（起源于引用者即叙述者）；有些特征属于作品中人物的文本（起源于被叙述者引用的说话者）。

Lubomír Doležel (1973)曾研究过自由间接引语各种特征的来源。比如，语法上的人称体系来源于叙述者的文本。即叙述者讲述故事时采用第三人称体系，自由间接引语的片段也同样采用第三人称。请看下面例句：

(5) And were they good boys at school? (James Joyce, *Ulysses*, p.219)

以自由间接引语形式引用的疑问句是一个不带转述主句的直接发出的问句。

Doležel 的分析认为，动词时态的特殊性在于它根据叙述者的话语或人物的话语而有不同的用法(1973: 26-28)。在叙述者的话语中，时态不是 shifter，而是完全作为时态本身的用法；在人物的话语中，时态则成为 shifters。下面一段引用正说明这一对照：

(6) ‘I prefer men to cauliflowers’ —— was that it? He must have said it

at breakfast one morning when she had gone out on to the terrace —
— Peter Walsh. He would be back from India one of these days, June
or July, she forgot which, for his letters were awfully dull; it was his
sayings one remembered; his eyes, his pocketknife, his smile, his
grumpiness and, when millions of things had utterly vanished ——
how strange it was! —— a few sayings like this about the cabbages.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p.7)

[“我喜欢人，不太喜欢花椰菜。”——还说了这句吗？有一天早晨吃早餐时，当她已走到外面平台上，他——彼得·沃尔什肯定说过这样的话。最近他就要从印度归来了，不是六月就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总是写得非常枯燥乏味，倒是他的话能叫她记住，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以及他的坏脾气；千万桩往事早已烟消云散，而——说来也怪！——类似关于大白菜的话却会牢记心头。]^{译注 1}

直接引语中的人物话语用的是现在时(“I prefer”)。叙述时态则是过去时，甚至指示未来时间范围时(用“one of these days”表示)，仍然通过用过去时的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引用(“he would be back”)。叙述时态是叙述者话语的动词时态。动词时态之所以成为混合的范畴，是因为叙述时态干涉了作品中人物的时间指示。

自由间接引语的特征还有其它四个范畴：语义特征(如例(6)中的“awfully”)；语法特征(感叹句“how strange it was!”)；指示词(“one of these days”)；文脉特征(例(6)前面有“thought Clarissa Dalloway”[克拉里莎·达洛卫思忖]一句，它指示该段是她的思考)。因为这四个范畴均来源于作品中人物的文本，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文本的要素是由语法上的人称体系以及叙述时态构成的。

4. 汉语的自由间接引语

动词时态的范畴有多种来源，因此汉语缺少动词时态使得自由间接引语中的叙述者(即引用者)文本和人物(即被引用的说话者)文本的区别比其它语言更加模糊。在叙述者的文本中，鉴别自由间接引语的标志只剩一个范畴——人称。这意味着鉴别自由间接引语和人物的话语(即直接引语)只能依靠语法上的人称体系。

在区别由共通的引导句引进的引用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时，人称也发挥

译注 1) 引自孙梁、苏美译《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 达洛卫夫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3页。

着重要的作用。下面两个例句说明这一点：

(7) a. 他对老师说：“我是第一个到的。”

He said to the teacher: “I arrived first.”

b. 他对老师说他是第一个到的。

He said to the teacher that he arrived first.

(7a)与(7b)不同之处仅仅是人称代词。在某种程度上，汉语中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差别会造成与日语类似的含混问题。Florian Coulmas (1986: 167-175)曾研究过日语两种引语方式的差别。

在某种意义上说，汉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差别比日语还要小，因为汉语没有敬语动词的体系。如(7a)、(7b)所示，汉语缺少敬语，这是汉日语言另一个不同。

由于这些原因，人称代词和领有代词作为语言上的标志是极为重要的。但和日语一样（参看 Coulmas 1986: 169），汉语将人称代词和领有代词经常省略，这是汉语与英语及其它印欧语系语言的不同之处。比如，在《尤利西斯》的汉译本中，例(5)被译成如下形式：

(8) 都是好学生吗？^{译注 2}

例(8)中的人称代词“都”只表示复数，人称却并不明确。

在汉语中，语片的主语经常不表示出来。附录 1 的一段文本——例(2)、(3)、(4)是从这里摘录下来的——就是很好的实例。这段汉语文本中只在下面句子里出现人称代词“我”和自身代词“自己”：

(9) 我便总喜欢自己陪着自己。

除了此句外，其它句子都不明确表明人称，但翻译成英文时需要把人称添加进去。因此，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文本的要素更缺少明确的标志了。

译注 2) 萧乾、文洁若译《尤利西斯》(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翻译此文时，带着人称代词“他们”，请看下面引用。

他们在学校里都是好学生吗？（第二部 第十章，第 416 页）

但从这一译文就几乎不可能推测出来此文原来是自由间接引语。原著者没有标明她引用的汉译的出处。据调查原著者引用的是金隄译《尤利西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第 338 页。

人物文本与叙述者文本融为一体时，才形成自由间接引语。这意味着在汉语中，人物文本的因素与叙述者文本的人称或所有代词结合在一起时，就出现自由间接引语。请看如下例子，它是从附录二摘录下来的。

(10) 没有，绝对的没有锁上，不然，为什么她记忆中没有这动作啊？

这个句子中有几个人物文本的因素：比如，“绝对的”和在句末表示怀疑的语气助词“啊”。叙述者文本是由人称代词“她”来表示的，它指示故事内说话者。

5. 缺少动词时态的效果

例(10)中只使用了一个代词，是汉语少用人称代词这一事实的极好例证。原书中紧接例(10)还有一个句子，表达的是类似意思，但一个人称代词或所有代词都没有：

(11) 没有把保管箱锁上？真的？这是何等重要的事！

在这个例子中，只有前后文脉能够使读者判断这些句子是自由间接引语，因为前面引用的例(10)等前后句子里出现了第三人称或所有代词。假如例(11)的句子单独存在，就没有足够的言语标志使读者作出如此判断。

在整个文本中，带有明确语言标志的自由间接引语句子并不多。大多数句子只有根据前后文脉才能分析。换言之，在汉语自由间接引语中，上下文所发挥的作用比印欧语系要大得多。

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汉语中动词时态不像印欧语系那样在鉴别自由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时发挥作用。这一点再用例(9)并加上例文的前半部分来说明一下：

(12) 一个人自由自在，我便总喜欢自己陪着自己。

这个句子可以解释为直接引语。此时，这句话的英译应该是现在时：

(13) Alone and free, I always like to keep myself company.

在上下文中，这个翻译意味着这句话表示的不是人物“我”的想法，而是叙述者“我”的想法。这一解释同样能够成立，并且没有任何语言标志能够确定两个选项中的其中一个。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汉语中存在着自由间接引语，但比印欧语系更明显地依靠前后文脉。尤其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有时甚至靠前后文脉也无法鉴别究竟是自由间接引语还是直接引语。此时，该段文章确实有含混不清之感。

附录

1. 火车已经开过三站，这包厢的其他铺位依然空着，多半没人来，那可真要谢天谢地了！长途旅程中，没熟伴，就最好也没生伴，一个人自由自在，我便总喜欢自己陪着自己。在淡漠中寻求宁静。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才自由么？在没人的地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几小时前天就黑了。可是忽然外边射进的强光照得眼睛发花……

2. 没有，绝对的没有锁上，不然，为什么她记忆中没有这动作啊？没有把保管箱锁上？真的？这是何等重要的事！

注

例句摘自冯骥才的短篇小说《感谢生活》（1985年）以及施蛰存的短篇小说《春阳》（1933年）。完整段落见附录。

参考文献

- Coulmas, F. (1986)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in Japanese." In F. Coulmas (ed.),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61-178.
- Doležel, L. (1973) *Narrative Modes in Czech Litera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冯骥才 (1985) 《感谢生活》，《中国作家》1。[现收于《炮打双灯》北京：华艺出版社，1991，213-287]
- Hagenaar, E. (1992)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eiden: Centre of Non-Western Studies.
- Hamburger, K. (1968) *Die Logik der Dichtung*. Stuttgart: Klett.
- Jakobson, R. (1971)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In R. Jakobson, *Selected Writings II: Word and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130-147.

Jespersen, 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Joyce, J. (1982) *Ulyss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中译本有两种：一为金隄译《尤利西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一为萧乾、文洁若译《尤利西斯》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后者又收于亦凡公益图书馆 (<http://www.shuku.net/novels/cnovel.html>)]

Schmid, W. (1973) *Der Textaufbau in den Erzählungen Dostoevskijs*. München: Fink.
施蛰存 (1933) 《春阳》，《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现收于应国靖编《施蛰存》(中国现代作家选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 208-216]

Woolf, V. (1976) *Mrs Dalloway*. Hammersmith: Grafton. [中译本：孙梁、苏美译《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 达洛卫夫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Translated from Hagenaar, Elly, 'Free indirect Speech in Chinese' published in *Reported Speech*, edited by Theo A. J. M. Janssen and Wim van der Wurff,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p. 289-298,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nd the author.